

世界文豪书系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MAKE TUWEN SHIJIUJUANJI

6

河北教育出版社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六卷

镀金时代 1872

河北教育出版社



Mark Twain



镀金时代·上卷

译者前言	张友松	(3)
作者原序		(7)
第一章 郝金士老爷在田纳西的土地		(9)
第二章 郝金士老爷收养了克莱		(20)
第三章 丹尼尔大叔第一次看到火轮船		(25)
第四章 郝金士老爷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		(31)
第五章 郝金士夫妇收养了萝拉		(43)
第六章 十年之后，萝拉成了个小美人儿		(52)
第七章 赛勒斯上校的生财妙计		(64)
第八章 赛勒斯上校款待华盛顿·郝金士		(72)
第九章 郝金士老爷去世		(82)
第十章 萝拉发现了秘密		(89)
第十一章 简单的饮食，灿烂的希望		(99)
第十二章 亨利和斐利普到西部勘测铁路线		(105)





目 录

第十三章	赛勒斯上校欢迎两位青年到圣路易	(113)
第十四章	在费拉得尔斐亚介绍露思·波路顿	(123)
第十五章	露思学医	(131)
第十六章	模范铁道工程师	(141)
第十七章	斯东码头变成了拿破仑城	(150)
第十八章	萝拉上了赖婚的当	(158)
第十九章	布利尔里与萝拉调情	(167)
第二十章	口若悬河的政治家	(176)
第二十一章	露思进了学院	(184)
第二十二章	斐利普在法尔契尔恋爱	(192)
第二十三章	斐利普和亨利进行工作	(202)
第二十四章	华盛顿的市容	(205)
第二十五章	拿破仑(斯东码头)方面的工作	(214)
第二十六章	波路顿先生又做一次投机生意	(221)
第二十七章	赛勒斯上校雄图失利	(230)
第二十八章	通过拨款案的经过	(237)
第二十九章	斐利普勘察伊利恩木	(249)
第三十章	参议员狄尔沃绥邀请萝拉到华盛顿去	(258)
第三十一章	斐利普断了胳膊	(262)

镀金时代·下卷

第一 章	萝拉在华盛顿社交场中的成功	(275)
第二 章	上流人物拜访萝拉	(282)
第三 章	萝拉在国会外围的活动	(300)
第四 章	多数票是怎样获得的	(306)
第五 章	书店的店员	(314)
第六 章	萝拉和巴克斯东调情	(320)

目 录

第 七 章	萝拉与赛尔贝上校重逢	(325)
第 八 章	萝拉又和赛尔贝恋爱	(334)
第 九 章	华盛顿的消息是怎样泄露出来的	(340)
第 十 章	亨利堕入情网，好梦难圆	(347)
第 十一 章	特罗洛普先生中了圈套，成了同盟者	(356)
第 十二 章	报纸攻击大学案	(373)
第 十三 章	斐利普表达他对亨利的友谊	(379)
第 十四 章	巴克斯东先生为什么拥护大学案	(387)
第 十五 章	萝拉杀害了赛尔贝上校	(399)
第 十六 章	萝拉在纽约监狱里	(409)
第 十七 章	波路顿先生帮助毕格勒先生渡过难关	(417)
第 十八 章	斐利普采煤心切	(425)
第 十九 章	斐利普突破难关	(434)
第二十 章	华盛顿触怒了赛勒斯	(444)
第二十一 章	扩大赞助大学案的实力	(452)
第二十二 章	狄尔沃绥准备重新当选	(455)
第二十三 章	萝拉案开审	(463)
第二十四 章	渊博的辩护律师	(472)
第二十五 章	审判的进展	(482)
第二十六 章	等待电报	(492)
第二十七 章	法庭宣判萝拉无罪开释	(500)
第二十八 章	参议院惩治贪污	(509)
第二十九 章	萝拉的命运	(521)
第三十 章	华盛顿·郝金士开始新生	(529)
第三十一 章	否极泰来，喜出望外	(537)
第三十二 章	露思病愈，柳暗花明	(543)
卷 后 语		(551)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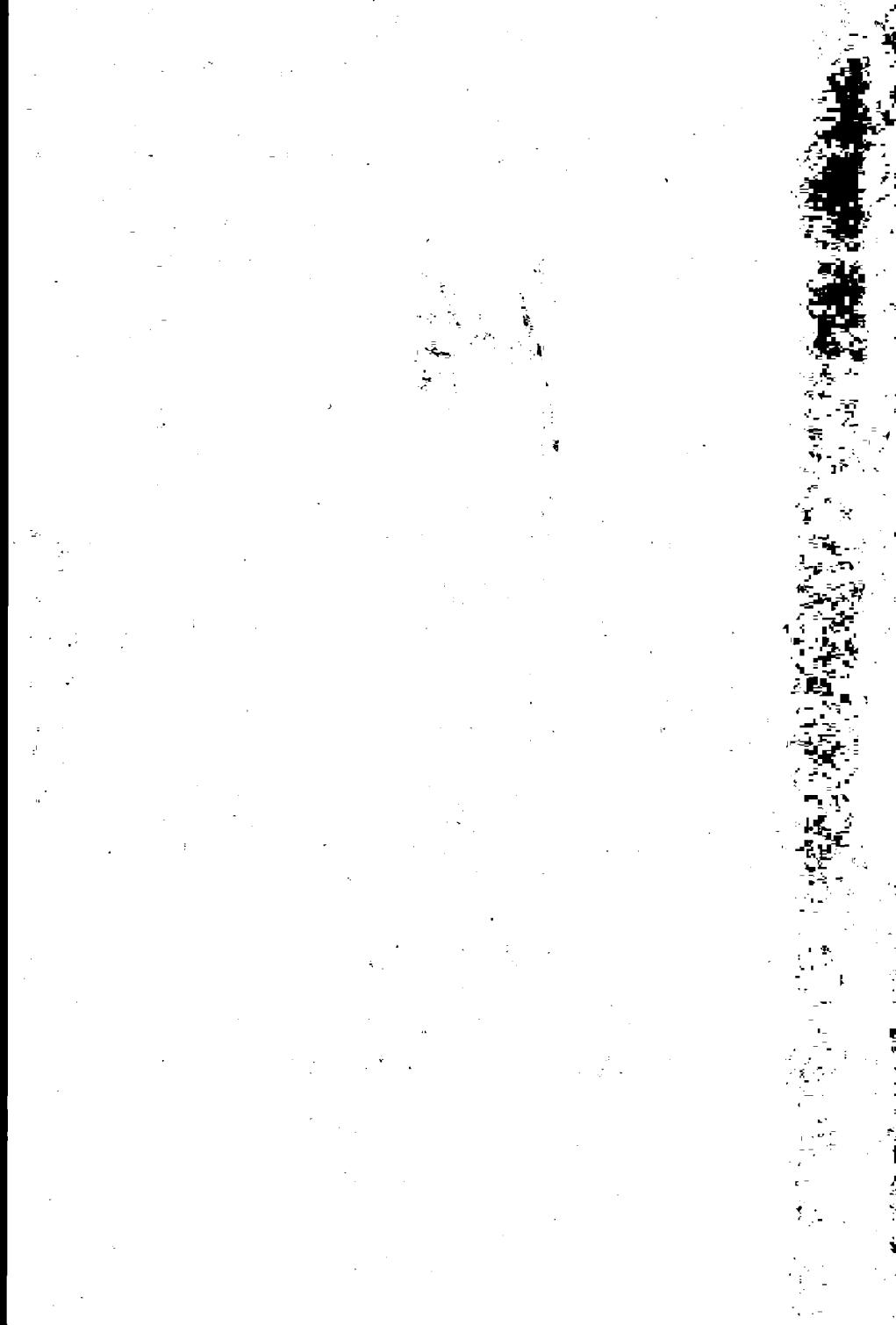


镀金时代·上卷

(1873)

张友松 译

DUFIX SHIDAI SHANGJUAN



译者前言

□ 张友松

《镀金时代》这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所反映的是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美国社会和政治情况。当时是南北战争之后，胜利的北方工业资本家和战败的南方奴隶主妥协了，于是他们就互相勾结，肆无忌惮地对广大人民进行疯狂的剥削和掠夺。对于少数吸血鬼来说，那个时代当然是个“黄金时代”，而资产阶级报纸刊物和御用文人也就极力把那个欺骗和投机风气弥漫全国的时代描绘成一个“黄金时代”，使人相信美国的“繁荣”前途无量，人人都有“无限的机会”，可以发财致富，只要懂得生财之道，每个穷光蛋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贪婪的政界人物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投机家携手合作，施展各种贪污舞弊和欺诈的手段，达到他们获得横财暴利的罪恶目的。他们毫不知耻地把这些肮脏的活动说成冠冕堂皇的“开发事业”和为人民谋福利的“慈善事业”等等。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争夺政权而进行的互相攻击，这些丑恶行为就接连被揭发出来了。骇人听闻的贪污集团和越来越不像话的贪污舞弊、投机诈骗的事





件都牵涉很广，不但地方官吏和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工商界和新闻界的人物有份，纽约的大亨和华盛顿的政界要人——包括参、众两院的议员，直到总统、副总统——也都有份。这些具有70年代的时代特征的丑闻层出不穷，渐渐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注意。所谓“黄金时代”的欺人之谈终于站不住脚了。

富于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马克·吐温对于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当然是不能缄默的。于是他以概括的手法，运用了一个讽刺作家的特长，刻画了一些典型人物，叙述了一些典型事件，写成了这部照妖镜式的作品，形象地给广大读者指出，美国人民所处的不是什么“黄金时代”，而是一个“镀金时代”。马克·吐温这部书所描绘的活生生的事实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很大，它使得资产阶级的宣传大大地失去了麻醉和欺骗的作用。“镀金时代”这个名词很快就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了那个病态的肮脏时代的代名词。

这部书所反映的年代也许是某些美国人最“乐观”的年代。他们沉醉于发财致富的美梦，而不务正业。像《镀金时代》里所写的赛勒斯上校这样的最典型的人物自然是不消说，老郝金士和布利尔里这类人物的投机心理也支配着他们全部的生活，就连比较老实而稳重的波路顿也不免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诱惑，干些傻事。侥幸心理腐蚀着每个人的心灵，造成了国民道德的空前堕落。上层社会的那些“替人民办事”的狄尔沃绥之流与中层社会的那些投机家和野心家勾结起来，肆无忌惮地干些假公济私的勾当，把整个美国搞得乌烟瘴气。资产阶级的宣传所歌颂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就是这样，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里所描绘的也正是这么一幅“金光灿烂”的图景。

这部书也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固然不是自然主义的摄影，却也不是出于虚构。他的父亲曾经为了

子孙的幸福在田纳西买了十万亩山地，使儿女们把前途的希望寄托在这份无穷无尽的财源上；他死后他们还被那场噩梦折磨了几十年。这就是老郝金士苦心为儿女谋幸福那段故事的事实根据。赛勒斯这个角色曾经在舞台上出过很久的风头，看去十分荒诞可笑，人们可能认为现实生活里不会有这样的人物，但马克·吐温却是以他的母亲的一个堂兄弟杰姆士·兰普顿为原型的——在那荒唐的时代，就有那么荒唐的人。关于美国国会的写照，作者也是以亲身经历为根据的。他曾经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过七个月的国会活动，这对他写作这部书很有帮助。马克·吐温曾说他从事写作，一向是坚守真实可靠的原则，这是丝毫不假的。

这部名著的美中不足之处是结构比较松散。比如亨利·布利尔里这样的角色就显得是多余的；露思学医的情节写得太长；萝拉在书店的插曲可以全部删掉。此外还有些章节，比如关于萝拉和赛尔贝重逢后的波折以及她的狱中生活和受审的情景，都嫌拖得太长，不免减少读者对全书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镀金时代》标志着作者扩大他的写作对象的开端：他在这里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现实政治主题。这在他的创作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他这部书里所反映的已不是某个角落的美国社会，而是整个美国的全貌。

与马克·吐温合著这部书的华纳是一位不甚知名的二流作家，马克·吐温原来是为了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恐怕不能把这部书写好，才找他合作。但是他不仅没有得到这位合作者的帮助，反而受了他的牵累。资产阶级的评论家因为华纳参加了这部书的写作，就特别强调它的缺点，抹杀它的价值，并且还有人在这部书出版之前，就散布谣言，诬蔑马克·吐温有意叫别人写作，利用自己的名气做广告，推广销路。但是马克·吐



温在文学创作上的光辉成就和《镀金时代》本身的不朽价值并不是那些卑鄙的文人所能掩盖得了的。我们今天读《镀金时代》，看见了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全貌，不仅可以深刻地知道美国资产阶级所吹嘘的美国文明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渊源，生动地看出美国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继承了怎样的“优良传统”，还可以认识今天的美国金融寡头政治的起源。

1982年6月20日修改

作者原序

□ 马克·吐温
马克·华纳

这部书不是为了在朋友们当中私自传阅而写的；也不是为了安慰和开导作者的某一位害病的亲戚本家而写的；也不是在辛劳的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匆匆写出，借此消遣的。这些缘故，任何一个都不是我们的写作动机，因此在本书出版的时候，作者也就不说那一套照例的客气话了。

读者总会看得出，这部书完全是描写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情况；在这个想像的领域里，最使作者为难的就是缺乏鲜明的范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根本没有投机的狂热，也没有想发横财的强烈欲望，所有的穷人都心地单纯，心满意足，阔人都诚实而慷慨，社会上还保持着自古以来的淳朴风气，惟有那些有才能和爱国的人士才参加政治活动——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偏要根据想像中的境界写现在这部书里这么一个故事，当然是找不到材料的。

我们模仿渊博的作家，在每章的开始引用了一些作品中富



有风趣的残章散句，这是无须加以解释的。瓦格纳说得很有道理：这种列在章首的引文隐隐约约地暗示了下文的内容，因此可以很愉快地激起读者的兴趣，而又不至于完全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们希望这种办法对本书也有同样效果。

我们的引文包括各种文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本书将在各国流行，那些外国读者除了他们的本国文字以外，很少能懂得种文字的，而我们却不是专为某一阶段、某一教派或是某一民族写这部书，而是以全世界为对象的。

我们并不反对批评；也不指望批评家先读过这本书，然后下笔写书评。我们甚至还不指望评论这部书的人声明他并没有读过这部书。不，在这个批评盛行的时代，我们根本不敢存什么违反常规的希望。但是文坛的权威人物如果对这部小说发表了意见，日后在烦闷无聊的时候，无意中把它翻阅一下，我们希望他不至于感到深切的懊悔，如果到那时候再懊悔，未免太晚了。

还要声明一句。这部书在故事的构思、人物的刻画和文章的体裁方面，都是两人合作的产品——这一点是名实相符的。无论哪一章里，都有两个作者的痕迹。

1873年

第一章 郝金士老爷在田纳西的土地

他有很多的土地。

——〔契帕威〕^①《巴拉加》

英 格：这真是一片了不起的土地啊！

米尔克拉夫特：每一亩的产出就能值一镑钱，我们起初只好廉价租佃出去。可是，先生，我看这块地似乎是太大了，恐怕您拿它不好办吧。

——本·琼生《魔鬼是驴》

18××年6月的某一天，郝金士老爷在他的住宅前面一堆名叫“梯磴”的金字塔形的大块木材上坐着，默默观察着清晨的景色。

地点是田纳西东部的奥贝资镇。你很难看出奥贝资镇是在一座山顶上，因为四周的景物并没有什么足以表现出这一点来——但是事实上这个镇确实是在山顶上：这座山是一座绵延几个县、渐渐上升的山。这带地区叫做“田纳西东部的死疙瘩”，以它不

① 美洲印第安人种的一族。





出产什么好东西这一点而论，是与拿札列什^①齐名的。

这位老爷的住宅是一座两排相连的木头房子，已经有些倾颓了；两三只消瘦的狗东一只西一只躺在门口睡着了，每逢郝金士太太或是孩子们跨过它们身上走进走出的时候，它们就要无精打采地抬一抬头。没有长草的院子里到处撒满了垃圾；靠近门口的地方放着一条板凳，上面有一只洋铁脸盆、一桶水和一把瓢；一只猫已经开始喝水桶里的水，但是它这样勉强往上够，过分吃力，于是它就停下来休息休息。围墙旁边有一只浸灰桶，附近还有一口煮软肥皂的铁锅。

这座住宅占了奥贝资镇房屋的十五分之一；其余的十四所房子都分散在高大的松树之间和玉米地里，隐蔽得叫人看不见。因此谁要是单靠眼睛了解情况，那他就是站在这个市镇当中，还会以为自己是在乡间哩。

郝金士获得“老爷”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当了奥贝资镇的邮政局长——并不是说他这个职务应该获得“老爷”的头衔，而是因为在那些地区的重要公民非有某种头衔不可，于是照例的尊称就加到郝金士头上来了。邮件是每月一次的，有时候一次送来的信竟有三四封之多。然而邮政局长的工作虽然如此繁忙，却还是没有占去他整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在空闲的时候就“开铺子做做生意”。

老爷正在静观清晨的景色。空气清新而宁静，微风中弥漫着百花的芬芳，空中有蜜蜂嗡嗡的叫声，到处都有夏日的森林给人的感官所带来的悠闲和安静，以及那种时候、那种环境所唤起的缥缈的感伤情绪。

不久就有一个带着美国邮件的邮递员骑着马到这里来了。这次只有一封信，而且就是给邮政局长的。那位送信的长腿青年停

^① 巴勒斯坦群山中的古城，是基督教徒朝拜的圣地之一；附近一带异常荒凉。

留在这里谈了一小时的话，因为他是无须匆忙的；只过了一会儿，全镇的男性居民都聚集过来，陪他闲聊起来了。他们照例都穿着斜纹土布裤子，不是蓝的就是黄的——此外再没有别种颜色的了；大家都只挂着半边背带，有时候也有背全副的——都是自己家里用线编织的土货——有些人穿着背心，穿上衣的可是很少。但是只要有人穿着上衣和背心，那就准是相当好看，没有太不像样子的；因为这种衣服都是相当漂亮的印花布做的——在当地社会具有超乎一般水平之上的审美力和有资格讲究时髦的上流人物当中，这种风尚至今还在流行。每个人都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走过来；偶尔有人抽出一只手来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做完之后，照例又要放回原处；如果那只手是为了给头部服务，往往是把那顶破得不成样子的草帽往上推一推，再往下按得稳稳当当，使它保持某种倾斜的角度，而且要等到下次再动手的时候，才会改变它的位置；有许多在场的人戴着帽子，但是没有一顶是戴得端端正正的，也没有两顶帽子保持着同样的倾斜角度。我们这么说，对大人、青年和小孩儿都是一样的。说到每个人都嚼着自己家里制的生烟叶，或是用玉米轴做的烟斗抽这种烟叶，那也是把这三种人都包括在内了。大人很少有留着络腮胡子的；嘴唇上留胡子的更是一个也没有；有些人在下巴底下留着一撮乱七八糟、密密丛丛的毛，把咽喉遮盖起来——这就是那一带大家公认的一种留络腮胡子的正确式样。但是无论谁的脸上的任何部分都有一个星期没有见过剃刀了。

这些邻居们站了几分钟，望着邮递员只是出神，听着他谈话；但是疲乏的神态不久就开始表现出来了，于是他们就一个跟着一个爬到围墙上，占据着顶上的横木，大家都拱起肩膀，显出一副庄重的样子，活像一群秃鹰聚集在一起，准备着吃一个死人，静听着死者临终咽气的声音一般。丹木瑞老头说：

“法官恐怕还没有什么消息吧，是不是？”

